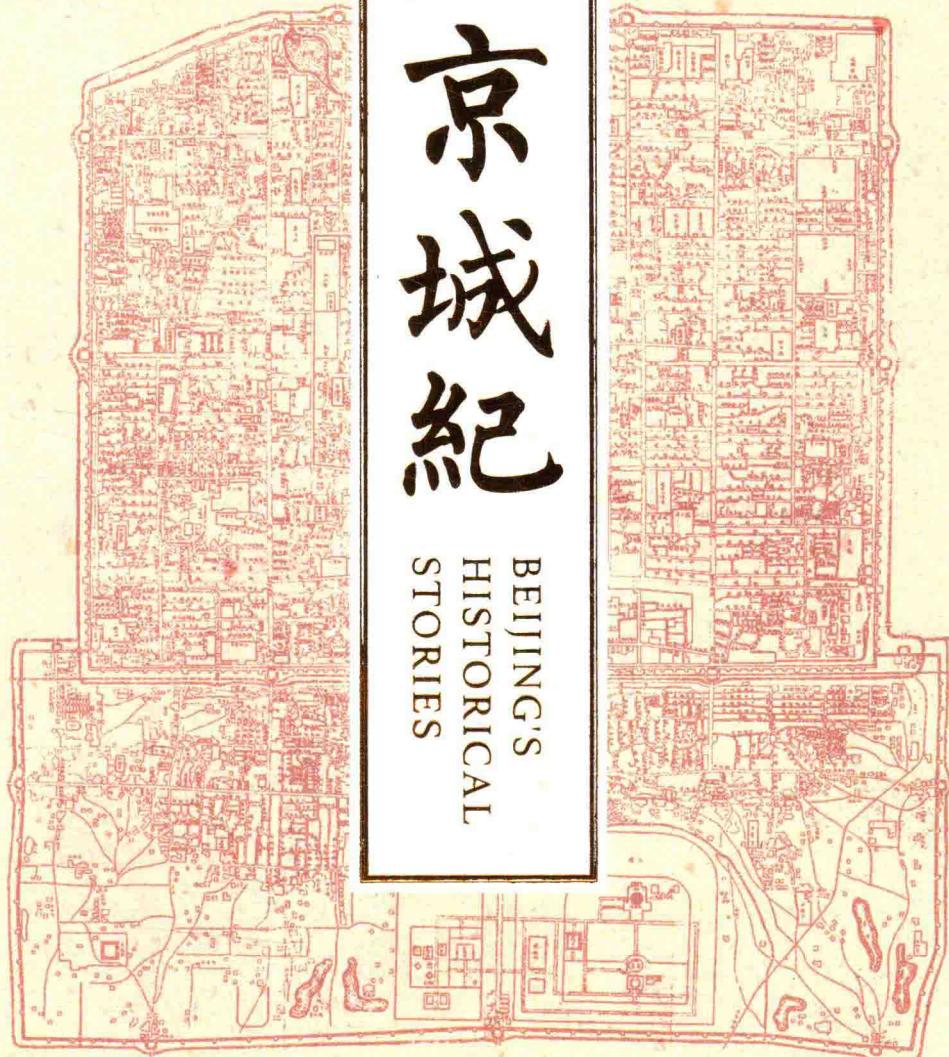


# 北京城紀

BEIJING'S  
HISTORICAL  
STORIE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城纪 / 安顿主编. -- 北京 :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85-2774-1

I. ①北… II. ①安… III. ①城市史 - 研究 - 北京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7874号

## 北京城纪

主 编：王 琳

执行主编：安 顿

撰 稿：安 顿

责任编辑：宋博雅

编 辑：曲 静 王 勇

图片编辑：桑 涅 马 柯

装帧设计：杨小军 生 晨 吕良华

出版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31号生产力大楼B座6层

邮 编：100088

电 话：010-82005927, 010-82007837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icc.org.cn> <http://www.thatsbooks.com>

印 刷：廊坊市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

字 数：130千字

定 价：46.00元

# 北京城紀

BEIJING'S  
HISTORICAL  
STORIES



中国传播出版社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前言



今天，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860 多年前，中国金朝（1115—1234 年）皇帝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 年）率领着他的子民跨越白山黑水迁都这里，命名为金中都，开启了这座城市的都城史。

今天，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在打造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道路上锐意进取；860 多年前，开启都城史的北京已拥有完整而科学的都城形制，皇家文化从此发端。

今天，北京是世界瞩目的设计之都，古老的建筑遗产与见证着现代化发展的新地标和谐共存；860 多年前，金中都为北京奠定了皇城风范，一路行至元朝（1271—1368 年），壮美的中轴线和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壮阔城市引世人折腰，成就黄金之国的绝美传奇并为后世所续写。

今天，北京是包容世界文明的文化之都，与世界共享并共同创造异彩纷呈的文化精粹；860 多年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并经由一代代文化精英传承、发展，由此缔造了北京独特而灿烂的都城文明。

今天，北京是海纳百川且时时刻刻为世界人民带来惊喜的时尚之都；860 多年前，华夏子民的爱美之心已体现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为北京奉献了无数霓裳嘉韵、艺苑群英。

.....

860 余年都城史，滋养着北京这片厚土的人杰地灵，书写着北京历史的波澜壮阔，收藏着北京文化的博大精深，见证着北京穿越历史风烟、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对未来的创造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行。

860 余年都城史，是北京的辉煌，是北京人的骄傲。860 余年都城史犹如一本厚重的大书，她的边边角角无一不值得珍藏和记取，而写在时光边上的光辉岁月，让这本令人敬畏又令人激动的大书于一开一合之际，无上荣光。

这里是北京。

章节·伍 丹青 炫墨而舞

画千般美景 终不过面向汉文化一番膜拜  
画四时佳期 不外穷毕生功力开一代先河  
画京畿胜景 袭古人启变法成繁荣之风  
画万方智慧 树一国经典蕴后世中兴

章节·陆 纲韵 寄世而吟

生逢艰难时世总是诗人的福气  
文理与世推移江山代有诗词歌赋  
盛世乱世身为重臣者常有写意情怀  
人生如初见便山山水水成十万诗篇

章节·柒 霓裳 嘉韵天成

镶珠绣金山林熊虎皆入画成衫  
不缕金堆绣无侍儿搀扶怎说奢华  
布衣皇帝制服饰等级难掩别有洞天  
一口钟罩不住精致华美艳惊后世

后记

122 118 114 110 108 106

102 98 94 90 88

84 80 76 74 72

# 目录

## 章节 · 壹 魔方 众城之城

首次定都 跨越白山黑水的远征  
盛世大都 隐形黄金之国的惊世繁华  
紫禁雄风 天工不必巧夺暂借无妨

## 章节 · 贰 厚土 藏龙之地

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圣上龙兴之地 帝王万世之都  
龙穴砂水形势理气诸吉咸备

## 章节 · 叁 至尊 豪杰之所

燕都的热土或许适宜栽种莲花  
黄金之城住不下征伐不息的灵魂  
热血英雄被供奉得久了也便成为神  
伤城之内满园深浅色总是旧河山

## 章节 · 肆 笙歌 踏戏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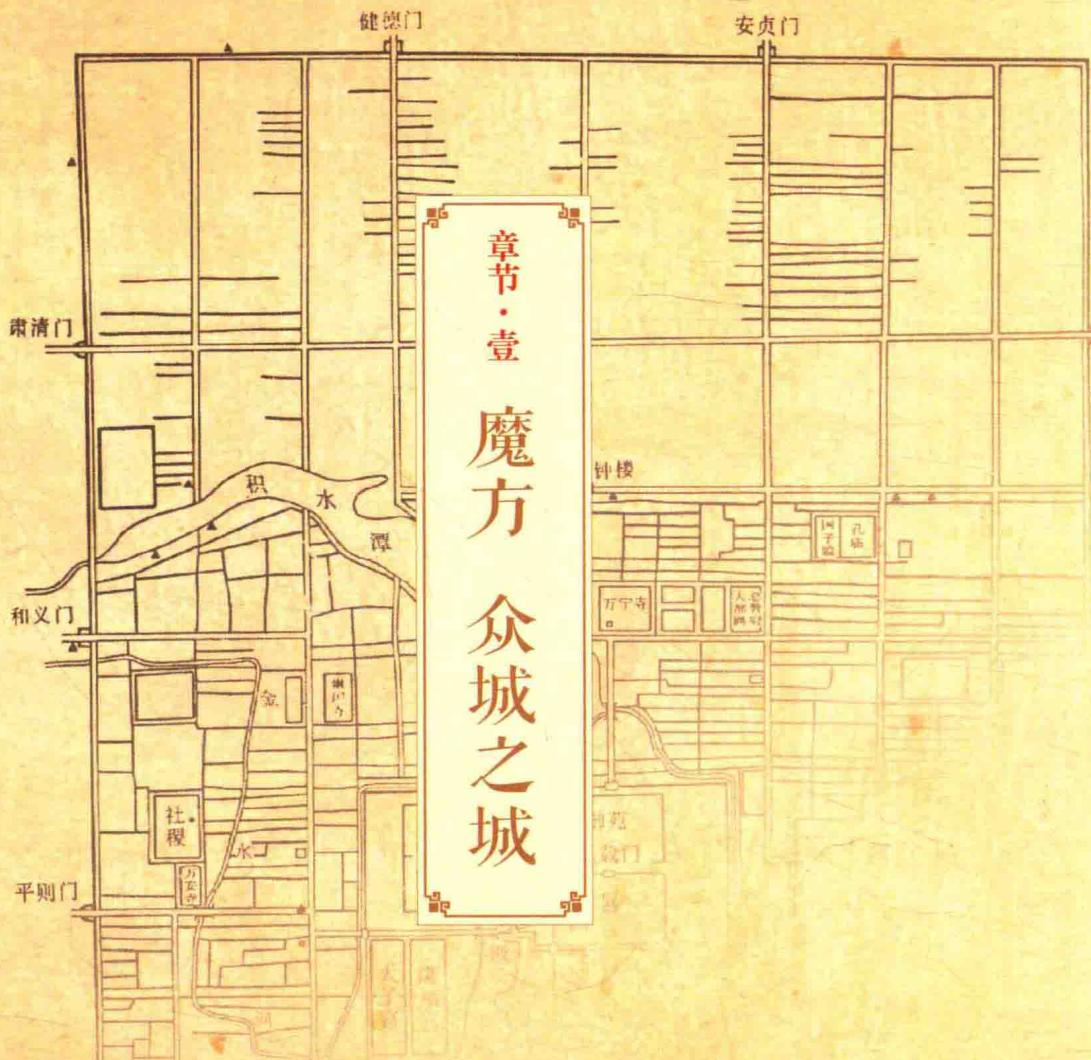
太平多暇 干戈倒载闲兵甲  
瓦舍勾栏 怒说千古兴亡事  
民间传奇 花花草草由人恋  
徽汉合流 京腔京韵自多情

68 64 60 56 54

50 46 42 38 36

32 26 22 18

14 10 08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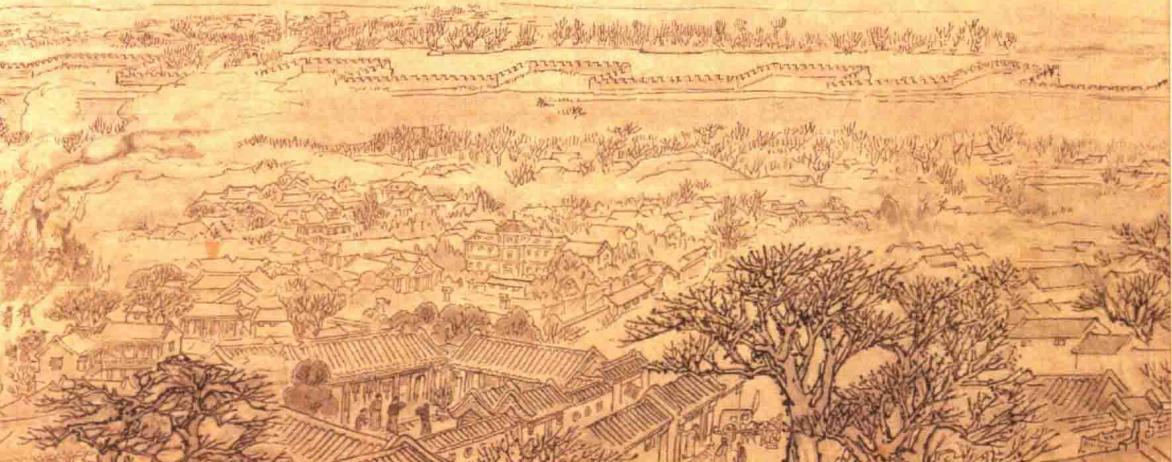


随着摄影机的位置缓缓上升，紧盯监视器的他渐渐坐直了身子。这是个神奇的时刻，一座城池正在显示它逐渐“下沉”时的魅力。数次乘飞机抵达这个东方都会，他从未如此直接地将它尽收眼底。“这是一座魔方般的城市”，他这样表达对北京的感悟——它恢弘大气的形制规范令人屏息凝神。

多年以后的2011年，他坐着轮椅出现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终身成就奖。他说，他因“爱上”中国文化而受益。他是意大利人，名叫贝尔纳多·贝特鲁奇。1986年8月16日，他在北京开始拍摄一部“最费工夫”的电影，即此后斩获无数大奖的《末代皇帝》，他本人也因这个中国故事而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故宫拍摄电影的外国导演。

此后，他向在改革开放之初尚没有机会亲睹北京的外国人持续地传递一个简单却充满诱惑的信息——北京是魔方。

这是个恰当的比喻。北京的确是从一座方方正正的“城邦”发展而来。860余年建都史上每一次建设、扩张、繁荣、改造直至将这座城市“加工”成型，都仿佛魔方上一个个小小“插件”转动与啮合得严丝合缝，日臻完美。



金首次定都 跨越白山黑水的远征  
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

关于北京建都史的起点研究，至今有两次最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

第一次是1990年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盖宿舍时，偶然发现金中都南城墙水关遗址。这是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市人民政府当即决定在这里建设辽金城垣博物馆。水关是古代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金中都水关遗址是一处正南北方向的木、石结构建筑，上半部已被毁掉，只残存基础。至今，这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是研究古代建筑和水利设施的重要实例，同时也进一步确定了金中都南城墙的确切位置。

第二次是2010年6月3日。对于北京来说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正在建设中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发掘出面积近1000平方米的金中都遗址，这一地块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的北部，南距凤凰嘴村金中都城墙遗址公园21米。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将北京的建都史研究带入新阶段。

这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之间相隔20年，然而北京人对于金中都遗址、遗迹以及隐匿于北京各处的文化遗存的寻觅和探究从未停止过。

2003年，为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在原金中都大安殿旧址上建成北京建都纪念阙，确认了北京正式成为都城的历史开启于1153年4月21日，也就是中国金代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一声令下让他的子民跨越白山黑水定居于这片土地的那一天。

时光退回到860多年前，以弑君夺得皇位的完颜亮已无需靠

题诗书写对于“黄袍加身”的渴求，而只需仔细设计作为国君当如何安基立业。于是，他做出了对他自己和对后来叫作“北京”的这座城市都极为重要的一个决定——迁都。深受汉文化影响又热衷于民族融合的他，因此成为北京建都史上的开天辟地者。虽然史书中的完颜亮野心勃勃、嗜杀成性，但对于帝都，他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将北京建造成一座包容且时尚、充满设计韵味的开放型都城。作为皇帝，完颜亮的一生也是精心到苛刻地打造都城的一生。《金史》中记载，为了建造都城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率一车之力至五百人”。而皇城之豪华今人只能凭借文字展开想象，“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

作为金代都城，北京只有 61 年的辉煌。此后历经几个朝代，无论歌舞升平还是战火纷飞，走过的路太长，一路丢失的东西难免很多。

2001 年，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对北京地区辽金遗迹展开调查。走遍整座北京城，认定北京现存辽代的地上建筑仅有 15 座辽塔，金代的地上建筑除 9 座金塔外，还有一座卢沟桥。辽金时期的墓幢共有 19 项，经幢共发现了 30 余项，遗址遗迹类共计 30 余处，还发现了 18 座辽金时期的石碑、5 函舍利石函、墓志 11 块。

与北京灿烂的皇城文化相比，这些遗存的确显得少了些，但是，完颜亮和他的王朝以另一种方式“长驻”北京。他们留下了大量名胜古迹，显示着他们在征战之余的闲情雅致。今天尚存的北海、香山、钓鱼台、玉泉山、陶然亭、玉渊潭等，都是当年金朝皇帝的离宫别苑。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燕京八景”之太液秋风、琼岛春荫、西山晴雪、卢沟晓月、玉泉垂虹等，也是从金朝开始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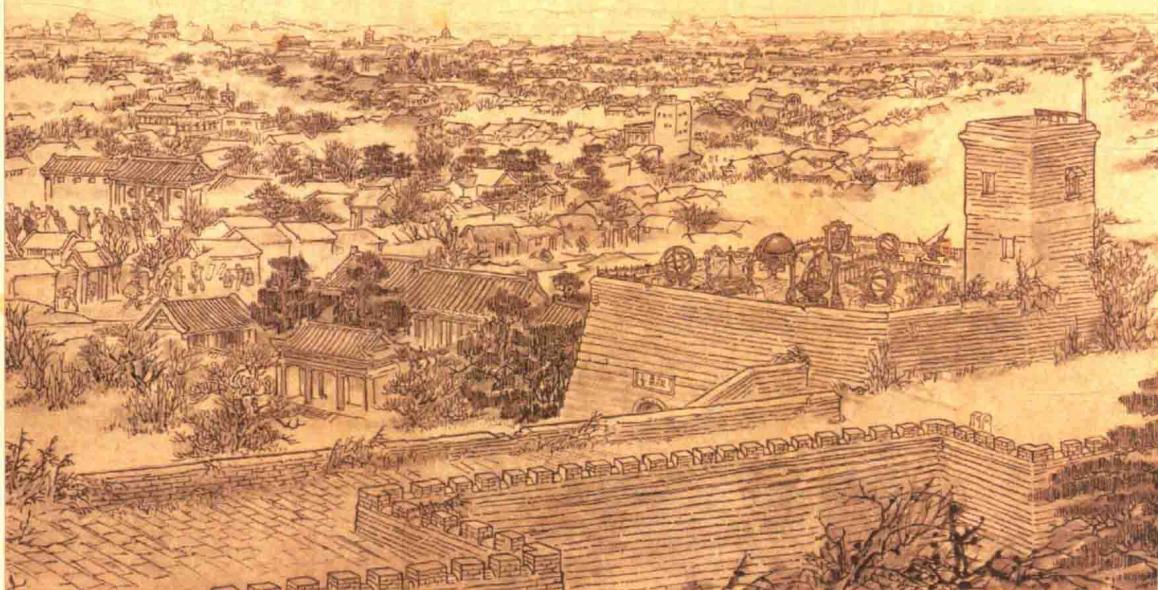
元

## 盛世大都 隐形黄金之国的惊世繁华

一二七一至一三六八

“元大都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元大都的记载颇多，如果马可·波罗能穿越时光在今日向世界说明北京，恐怕他也会用上“魔方”二字——他笔下的城池，是魔方的早期形制。

在各种史料图画的记载中，元大都是一座“世界城邦”，其开放程度达到了同一历史时期全世界之罕见。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方言的商人、武士、职业旅行家、外交使节、传教士、手艺人等各色人等云集于此，自由生活，自由贸易



易，和谐相处，自得其乐。对此，《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描述：

“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例如一种住所指定给伦巴人，另一种指定给德意志人，第三种指定给法兰西人……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

中国元代的历史向来以民族融合和文明交汇吸引着全世界史家的目光，而众多中外史学家一致认为，元大都作为一声呼哨啸聚天下铁骑的元代皇帝坐镇江山之处，不仅是一国之都，更是众城之城。成吉思汗（1162—1227年）和他的后裔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不仅扩大版图，扫清沿途各国边境线的障碍，更疏导了东西方的交通。世界范围内的几大古老文明像河流一样在这里交汇、碰撞，而这座城市也像它的主人一样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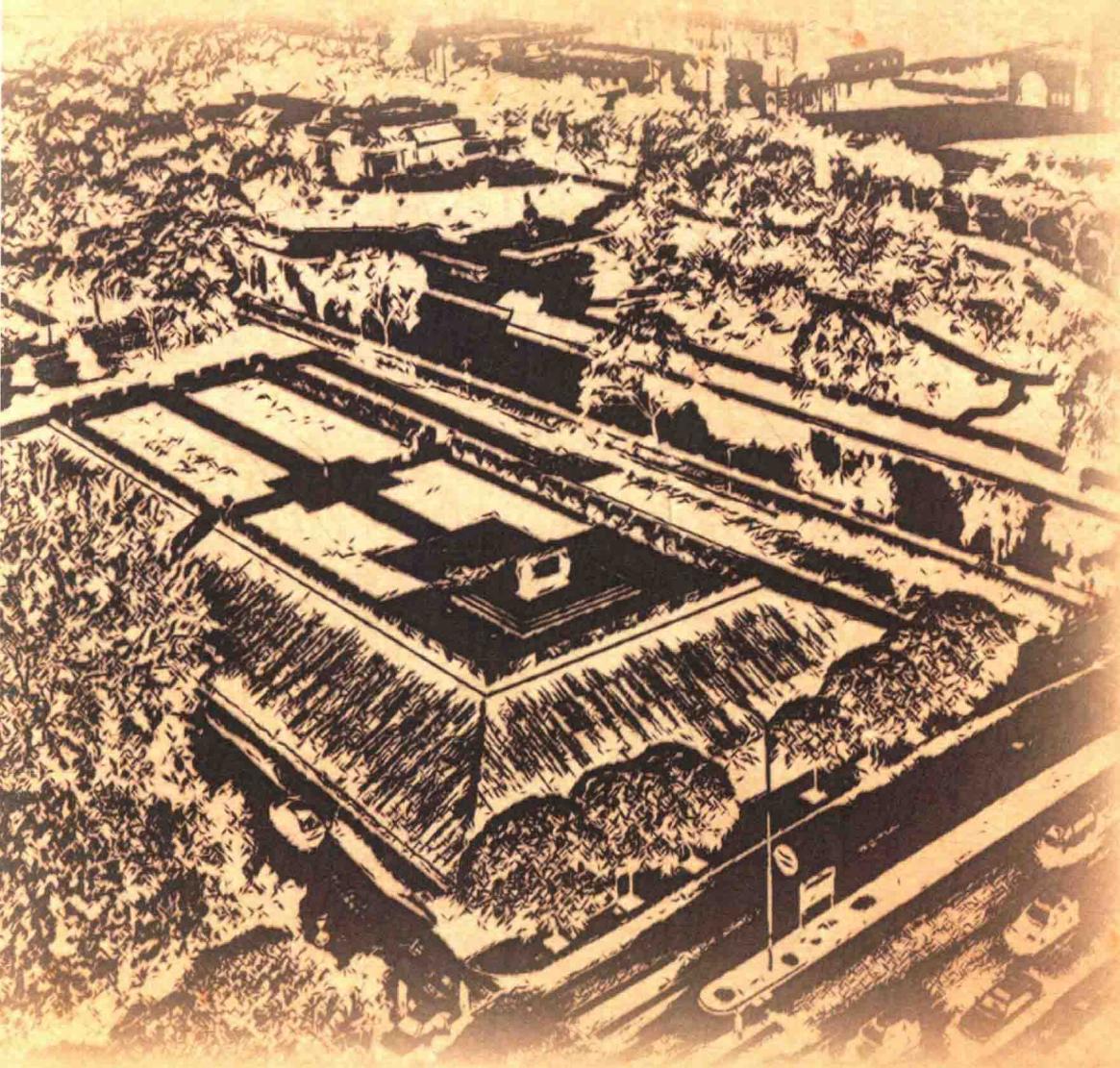


了博大胸襟，将一切文明元素笑纳于怀中，兼收并蓄，化为己用。

写出了著名的早期畅销书《马可·波罗游记》的马可·波罗（1254—1324年）一定对元大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书中描写过皇城、皇宫、广场、街道、城墙、城门，等等，不一而足。幸亏有他的这些记载，才能让后人看到一个华丽王朝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在他的笔下，元大都“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土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愈向上则愈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一个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这是何等美轮美奂的乌托邦！

遗憾的是，马可·波罗和众多国外旅行家们笔下的那个呈现了惊世繁荣的黄金之国、帝王之城已经成为静待后人研究、发掘的“隐形城市”。对于今日的北京人来说，从1957年开始发掘、保护、修建、复建至2006年暂告一段落并形成“大都盛景”的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才是目前唯一能窥见中国历史上这个巨型帝国之风光的遗迹。公元1271年，忽必烈（1215—1294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元，同时下诏定都燕京，称大都。元朝的版图一度北达北冰洋，东临日本海，西逾葱岭，南接交趾（今越南），造就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泱泱大国。而今，元城新象、大都鼎盛、龙泽鱼跃、双都巡幸、四海宾朋、海棠花溪、安定生辉、水街华灯、角楼古韵等景区

组成了在元大都土城遗址上建造起来的城市带状公园，供人们循着史书和传说的路径，凭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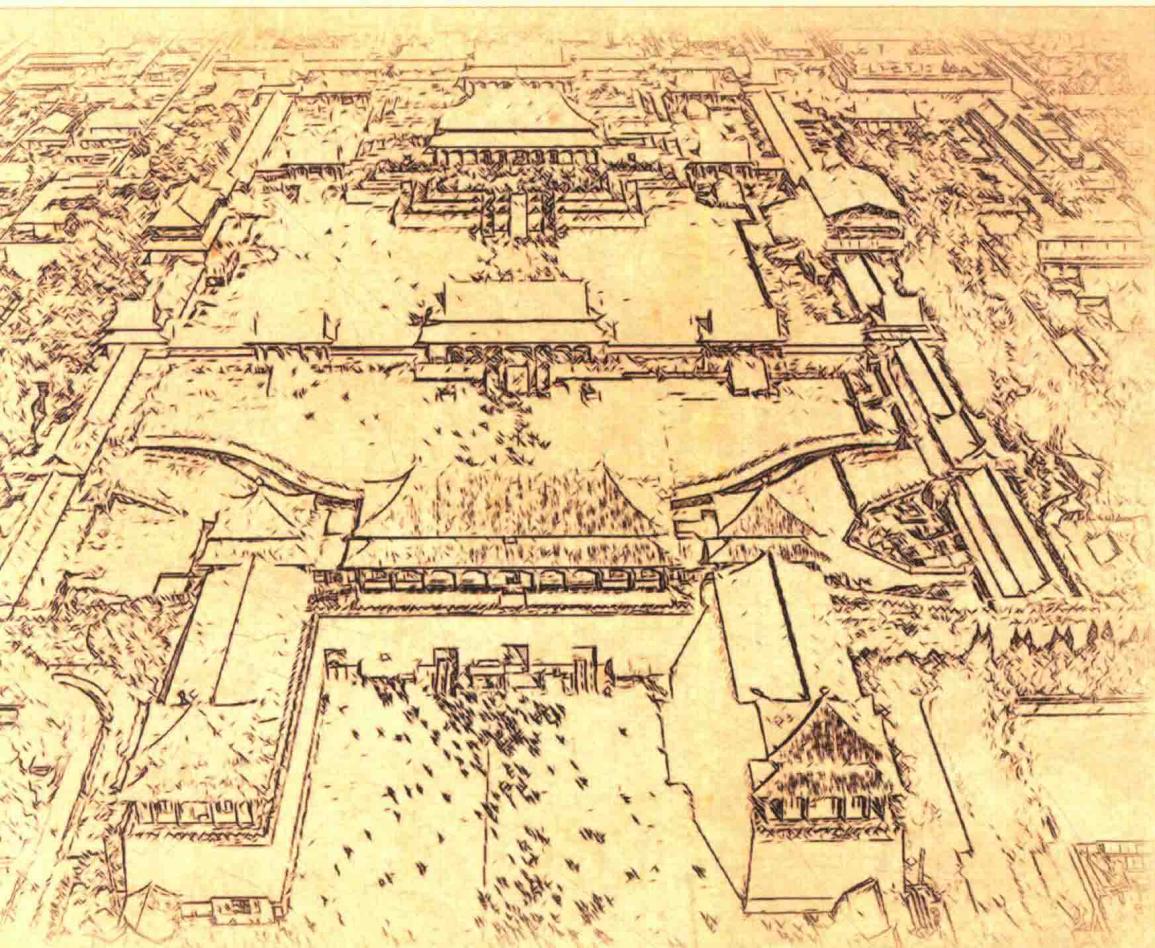
明  
清

紫禁雄风 天工不必巧夺暂借无妨

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二

“世界上像北京设计得这么方方正正、匀称的城市，还没见过。因为住惯了这样布局齐整得几乎像棋盘似的地方，一去外省，老是迷路转向。瞧，这儿以紫禁城（故宫）为中心，九门对称，前有天安，后有地安，东西便门就相当于足球场上踢角球的位置。北城有钟鼓二楼，四面是天地日月坛。街道则东单西单、南北池子……”早年负笈英伦且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地记者的中国作家萧乾在其《北京城杂忆》一文中对北京城市“规制”如此描写。他笔下这个“方方正正”的城市，便是明清以降因遗迹处处可见而为今人所熟悉的北京——一个日渐成型、相对稳定的魔方。

元代最后一位皇帝抵挡不住明朝大将徐达的威猛，弃城而去，再度成为蒙古草原上一名顺水草而居的牧者。攻克了元大都的徐达则受命兴建燕王府以迎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北上兴国。明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其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据史书记载，李至刚一度在迁都的问题上旁征博引以说服永乐皇帝，他列举了历史上很多关于选定国都的“经验”，比如《吕氏春秋·审分览·知度》载：“古



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管子·乘马》又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山环水抱、气场强大的北京“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恰是天下难觅的风水宝地。历史总是充满巧合与玄机，尽管今天，元大都的沧虹已远，但对于当年的永乐皇帝来说，其繁华仍是黄粱梦中美景，更何况若想平定中原，必不能不占据军机要地以镇北方。于是，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曾经的元大都正式定名为北京，成为明朝首都，并自此从未改变其一国之都的显赫地位。